

史記九冊宋刻明印本第五

卷七十九 傳第十九

二十一葉全

卷八十 傳第二十

七葉全

卷八十一 傳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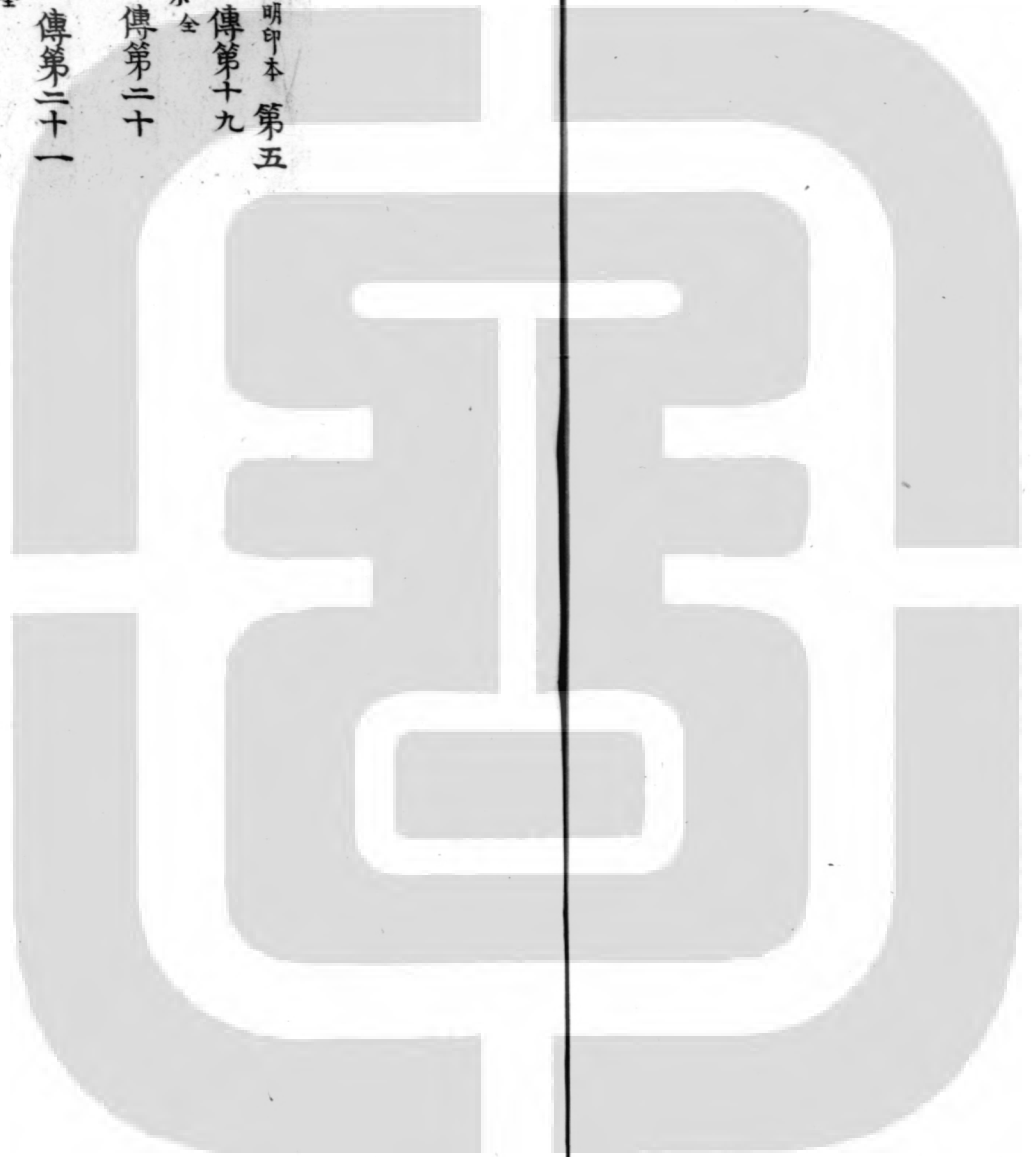
十一葉全

卷八十二 傳第二十二

四葉全

卷八十三 傳第二十三

十二葉全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箒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膠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箒中謂守者

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箕中死人  
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  
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  
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  
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  
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  
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  
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  
我於三亭之南與我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  
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  
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  
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  
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  
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  
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  
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  
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  
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  
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  
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

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潘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一作業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后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名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然力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

捷音針

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以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芻蕘不足以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薛綜曰縣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  
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  
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  
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  
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徐廣曰一作既音同於  
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  
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  
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  
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  
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

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穉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  
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敬敬執  
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  
不洒徐廣曰先典反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  
人秦王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有間秦王復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蹠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

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  
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  
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  
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  
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  
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  
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  
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  
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

耻且以五帝之聖馬而死三王之仁馬而死五伯

之賢馬而死烏獲任鄙之力馬而死成荆徐廣曰孟

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馬

而死漢書音義曰或云貝育衛人力舉千鈞死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

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

患哉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

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篥廣

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聞問為伯使臣得盡謀

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

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

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  
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  
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死因以是杜口裹足  
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  
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  
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  
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  
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慝先  
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濶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

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  
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  
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  
渭右隴蜀左關陝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闘而勇於  
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  
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  
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  
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



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  
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  
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  
齊網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  
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  
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  
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  
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馬者豈不欲得地  
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  
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

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六臣作亂文子出走  
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  
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  
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  
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  
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  
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  
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  
而韓魏因可虜矣昭王曰吾欲親魏以矣而魏多

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  
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  
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  
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昭王三十九  
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  
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言如木之有蠹也人  
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  
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  
韓韓不聽為之柰何對曰韓安得不聽乎王下兵  
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

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  
為二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  
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  
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  
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  
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  
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  
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  
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

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

使者操王之重使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

曰晉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

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

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

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

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

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

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奈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

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

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

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

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

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

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

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

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國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

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

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

范雎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曰：「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見君於

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  
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  
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  
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  
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  
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  
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  
止罪一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  
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締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  
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

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  
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  
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  
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  
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  
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宮中晨起早作如方崩殞  
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  
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  
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若  
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

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公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真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

計可馬彪曰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

盡遣吏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

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之怨必報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

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

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

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又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

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然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謀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二十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  
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  
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  
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曰  
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  
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  
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慮而御勇士吾恐楚  
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

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  
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  
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  
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

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  
視而笑曰先生曷臯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 黜頰一作渠

馮翊 羈膝羈膝一作渠 羈膝羈膝一作渠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

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  
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



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作飯也刺齒二字見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

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南於塗曰是者謂之聞應

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

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

客蔡澤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

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

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

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

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

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

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夫人之百體取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

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實仁秉義行道

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

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

當書八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

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

實純粹澤涼千里徐廣曰一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

本無此字

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  
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  
以說式拙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  
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  
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怒欺舊友奪  
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  
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  
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  
不辭難徐廣曰云然爲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

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  
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急若此三子  
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  
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  
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  
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  
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其皆有忠  
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  
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

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  
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  
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  
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  
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  
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  
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

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  
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  
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  
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  
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  
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  
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  
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  
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  
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

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  
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  
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  
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  
之怨己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  
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  
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  
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

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  
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  
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矣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  
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  
史噉叱呼徐廣曰一作噉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

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  
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  
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  
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士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  
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

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  
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  
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  
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  
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  
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  
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懼伏不敢攻秦者白起  
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  
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  
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

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  
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  
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  
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  
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  
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  
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  
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  
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班固亦指曰博縣於投不  
必在行駟謂投投瓊也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

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

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

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

也吾聞之鑿於水者見面之容鑿於人者知吉與

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投之退而巖居

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安而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

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

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

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

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

有先生幸教睡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

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

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

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  
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

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  
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  
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  
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  
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  
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言信哉是言  
也范雎蔡澤出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  
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小也及二人  
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羸弱之  
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員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  
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一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

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樂羊死葬於靈壽

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

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

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

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

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

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昭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

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



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徐廣曰囑以伐齊之利諸侯進說之意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

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以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器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

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留盡取齊寶財物祭

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號五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

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

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於燕示毅及即位齊之田

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冰亦毅之降趙

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

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

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車文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奔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休廣曰磨室也蒞丘之植植於汶篁徐曰竹田曰篁謂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刑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先王以為憚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可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福祖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立衣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

樂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隨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表於君下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跡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

王守身其於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殺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志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咸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下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一載一隆之道豈其有迹當時止於樂生而已哉夫兼井者非樂生之所屑疆無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

小成斯竟，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詩齊以明義，三之義，此兵不與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者於遐邇矣。夫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聖德全於天下矣。德全德以率於同，則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長，信以待其誠，即累苦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成。仁得仁，即累大夫之義，仕實則徒，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望昭之東海，屬之華，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三，不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福之以一，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五穀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莫猶，亦大隋土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浦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遂其建矣。然則燕雖非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城之決了哉。顧城拔而業垂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樂業，非與變，樂生之樂生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聞為昌國，五百一城，不可量也。

仁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

趙張華望諸君家樂聞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

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聞樂聞曰趙

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

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為栗腹樂

乘樂乘者樂聞之宗也於其樂聞奔趙趙遂圍燕

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

聞樂聞既在趙乃遺樂聞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

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違身祗辱焉以冀其

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

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

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  
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  
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交留趙  
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  
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  
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  
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  
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  
北新城  
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  
瑕公樂臣公一作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

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  
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  
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  
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  
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  
為曹相國師

樂毅列傳第二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

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

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



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  
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  
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  
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  
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  
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  
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  
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  
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  
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

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

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

目乃

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  
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  
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  
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  
蘭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  
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  
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  
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  
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

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餘屬三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言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滎池。趙王畏秦，欲毋行。

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設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滎池。餘屬二十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奏也。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

踐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  
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鉞相如顧召趙御史書  
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鉞秦之羣臣曰請以  
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  
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  
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  
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  
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  
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  
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喜朝時常稱病  
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  
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  
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  
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  
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  
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  
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  
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  
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  
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

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二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即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一不得至於拔也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在齊一不得至於拔也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在齊一不得至於拔也而罷

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恐將畏奢者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

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一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言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

安西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

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  
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  
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  
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  
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  
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  
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  
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  
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缺管之誅趙奢曰胥

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  
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  
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  
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  
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  
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  
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  
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  
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  
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

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子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

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賀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知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

之圍趙王亦以括毋先言竟不誅也白邯鄲圍解  
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

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

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餘

曰邑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

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

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

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叛

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

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

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

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

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

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

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

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

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

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

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无常處  
以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為

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矟謹烽火多間謀厚  
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多心入收保有敢捕虜

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  
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

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  
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

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  
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

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

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

其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  
論得者賞百金設者十万人悉教習戰大縱畜

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

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

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都甘  
反褫路談反徐廣  
曰一作臨

又案如淳曰胡  
名也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去

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



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大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大史公曰知死必勇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

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慙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

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

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音際。已而燕軍攻安平。

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

徐廣曰：轉車，軸頭也。音衛。

為燕所

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

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

攻之，淖齒

徐廣曰：多作淖齒也。

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

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卒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

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僕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

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  
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  
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  
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  
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  
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  
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  
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執怒而奔燕軍燕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  
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後

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  
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  
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  
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  
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倫

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

如處女適徐廣曰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言

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

脫危往疾也

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媿之家為人灌園媿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

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

王

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二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比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語鄒陽在

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成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  
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  
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  
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  
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

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  
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  
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  
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  
外今又內圍邯鄲而未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  
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  
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  
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  
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

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  
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出之矣新垣衍許  
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  
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  
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  
皆非也鮑焦周之介也見莊子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  
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燕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  
直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者  
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權伸及其士虜使其民彼即

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  
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同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  
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  
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  
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  
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  
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十年  
崩威王之七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

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斷公羊傳  
曰斷三

軍者其法斷何  
以日斷斷也

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

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  
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  
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  
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  
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  
九侯鄂侯徐廣曰鄂縣有九侯  
城九一作鬼鄂二作邢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



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脯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言吾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筦攝衽抱珪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簋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蒞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

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祿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位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廿二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以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又讓妾爲諸侯妃姬處宋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  
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  
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  
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  
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  
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  
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

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

徐廣曰秦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

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  
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  
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  
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  
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

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  
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  
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  
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  
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  
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  
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  
長平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  
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  
全齊之兵是墨羽隼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

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  
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  
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  
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  
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  
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  
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  
取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  
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

行者出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  
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

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  
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况世俗

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  
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  
行之過而為三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  
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  
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  
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  
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技桓公之心於壇場

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  
之天下震動諸侯譙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  
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  
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  
棄忿惰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二王爭流而  
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  
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  
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  
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  
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

富貴而誑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

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

嫉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

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

丹質於秦始皇過之無禮丹之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

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曰虹兵象也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上之

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五日事不成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蝕昴而昭蘇林曰白起為秦將也士疑之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

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神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昂趙地

分野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下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

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

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

大王熟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

人玉人曰石也卞和足武王沒復獻李斯竭忠

考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生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

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駟案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

否不在新故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籍

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

却齊而存魏駟案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大義不苟

生以為魏累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莫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

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安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何

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駟案漢書音義曰蘇秦燕人惡之於王王按

劍而怒食以馱馱駟案漢書音義曰馱馱馱有幾誤而申情以蘇秦之味白圭

音音北去膝蓋骨

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

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昔者司馬喜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

此刑也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

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所之木

世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一不容合於世義我不苟取比

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

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

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兩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志與舜  
權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日公召與語說  
之以為大夫此二人者豈借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

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  
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  
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  
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且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  
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咸管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  
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

豈管蔡是矣

一帝可稱

逐不收朱象管

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

後宋魯之聽則五

王覺寤捐子之之

常之賢

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

修孕婦之墓

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

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兵彊天下

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

謀禽勁吳霸中國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

以為相而不

計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

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

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

而蹠之客可

使刺由

應劭曰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跖盜跖也

況因萬乘之權假聖主

之資負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

應劭曰荆

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今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

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

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玉以

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

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詭

張晏曰根抵下本也輪困離詭委曲繫戾也

而為

其棄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

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

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

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

抵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

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漢書音義

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

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

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



軻之說而上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

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

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

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

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使不羈之士與

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

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臣聞盛飾入朝者不

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

書云里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過宋晉灼曰

勝母也今欲使天下寒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

矣之其故回面汙行以事詘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去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

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

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

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鄒陽列傳二十三

馬

